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三十二回 吳二匪行竊窺淫行

劉大人正然要了二兩酒，在外間屋小飲，就著自己的薄脆，忽見從裡間屋中走出一個人來，年紀未過三旬上下，頭上戴著一頂舊西瓜皮的耍帽，身穿土布小棉襖，腰中係著一根錢串子，白布單褲，散著褲腳，趿拉著一雙舊緞子雙臉鞋，兩太陽上貼著兩貼紅布膏藥，重眉毛，一對星星眼，大高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。眾位明公：人生在世，若生屋星眼不好。何為星星眼？滴溜圓，甚小，夜晚瞧東西放光。麻衣神相先生有云：「人生兩眼似星星，終身為盜度殘生。」故說不好。

閒言不表。且說那個人無酒三分醉，晃晃蕩蕩來到劉大人跟前站住，假意裝醉，身形亂晃，口內講話：「吾要吃個點心。」

方才我在屋中聽說，硬面饅饅人要吃了不能出恭，我倒要試試。

別說硬面饅饅，就是鐵秤砣我吃了，我這個眼子還拉的下來呢！」說罷，毒了一個吃了一口，連聲說：「好點心！甜蜜蜜的，倒也好吃。」他一邊吃背，伸手又拿起一個金剛圈，哈哈大笑，用手將大人肩膀之一拍，說：「我的伙計，你必會賣春方藥——還帶著鎖陽圈呢！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尊駕休得取笑。這個叫做硬面金剛圈，此乃是哄小兒頑耍之物。」那人說：「啊，這就是咧。」

列公，你當此人是誰？他就是本村人氏，因為他不走正道，吃喝嫖賭，眾人給他送了個外號，叫作吳二匪，游手好閒，不做莊田，他可黑夜作些營生，也不過是偷雞盜狗。江寧府管著這宗人叫作夜貓子。閒言不表。

且說吳二匪吃了劉大人的硬面饅饅，轉身就走。大人說：「還沒給饅饅錢呢。」那人說：「賒著罷，等我贏著了再還你！」

又見掌櫃的向大人將手擺了幾擺，忠良也就不言語咧，就知這人皮襖改凹單——一定是個毛包。

且說吳二匪進到屋中，又撈起骰子來咧，大呼小叫，喝么喝六，鬧了一會子，把個土布棉襖也押上輸咧，光著個膀子沒好氣。這天約有一更將近，忽然陰雲四合，星斗無光，淋淋漓漓下起雨來。大人一見，正中心懷。

忠良一見天降雨，正對心懷暗把話云：「本府如今改裝扮，惟恐怕，鋪家不叫把身存。可巧忽然降大雨，正好對著掌櫃云。」大人想罷開言叫：「掌櫃留神要你聽：天降大雨難行走，暫借寶鋪把身存。」掌櫃聞聽將頭點，自去張羅不必云。又聽裡面人聲嚷，說「掌櫃的，有錢借我幾百文。明日一早必還你，我要撒謊不是人！」老馮擺手說「沒有，櫃中沒存錢半文。」吳二聞聽心有氣，眼望眾人把話云：「你們也都散了罷，二爺睡覺要養神！」眾人知道他難說話，大伙一齊站起身，搭搭訕訕向外走，不顧天降大雨淋。眾人歸家不必表，單講吳二一個人，無事無非就挑眼，瞅著掌櫃把話云：「老馮你今大大錯，瞧不起，吳二太爺你的令尊！幾百銅錢真有限，竟敢不借把我村！你既無情誰有義？二太爺，從今不交你這小人。有朝一日我事犯，你就是窩主跑不能！」老馮聞聽吳二話，嚇得他，眼子一鬆出了大恭，開言不把別的叫：「祖宗留神在上聽：並非孫子敢不借，二祖宗留神聽話明。」

掌櫃的老馮說：「吳二太爺，不是我不借給你老人家，原本櫃內分文沒有。這兩天賣了甲數多，錢都還了調和錢咧。方才取酒還不夠，無奈何，我到西邊車子李二哥家，借了條白布單褲，當了二百錢添上，才取了酒來咧。二太爺要不信，這不是當票子嗎？」老馮一邊說著話，一伸手，打抽屜內把個當票子拿出來咧，說：「你那瞧，莫非我撒謊不成？」吳二聞聽，伸手接過來瞧了瞧，果然是實。瞧罷，向桌上一擱，說：「罷咧，這還可以。雖然這麼說，還要罰你二兩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老馮說：「現成，現成。怎麼單今日個這二兩才說呢？」

自從你的小孫子接過這個舖子來，從開張那一天起，直到而今，總是罰我。怎麼單今日個才說這句話咧？那算你老人家外道於我了。」老馮一邊說著，一邊將酒拿來，還有幾個雞子兒，兩個盅兒，放在那張竹牀上面。吳二匪拿別的遮羞，說：「這麼大雨，我也不家去咧，喝完了酒，我要和賣硬面饅饅的圓房咧！」

他別拿鎖陽圈唬我。」老馮說：「吳爺又取笑咧。人家是個大老實人，這是做什麼呢？」說罷，扭頭望大人開言，說：「賣饅饅的大哥，天也不早咧，你該歇著去罷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正是呢。」說罷，他老人家就在外間桌子下面睡下咧。

再說吳二耍了一天，又沒摸著飯吃，又搭著輸了個精光，餓著個肚子，拿起酒來殺氣，一連飲了四五杯，又叫：「掌櫃的，再燙一壺來！明日二太爺就給錢。怎麼著？你省酒待客嗎？」老馮無奈何，又拿過一壺來，全是吳二吃了。酒有八成，他也乜斜兩眼，望著老馮講話。

只聽吳二開言叫：「老馮留神要你聽：我做的勾當你盡曉，所仗的偷盜是營生。昨遇一件奇怪事，我的心中好不明：二十七，太陽未落將城進，一心耍，去偷吳宅是真情。二更要進翠花巷，舉人門口站身形。越牆而過不怠慢，腳點地，躡足潛蹤穩又輕。真可巧，二門未插竟虛掩，我就溜進內院中，牆下一貼忙站住，觀看動靜怕有風。上房之內全睡下，西廂房中點著燈。正然牆下瞧動靜，出來一人看不分明，雖然兩下瞧不見，聽腳步，卻是鬚眉男子行。」

我在牆下剛要躲，西房北頭又有人，恍恍惚惚是個女子，他們倆，行到一處站住身。低言悄語來講話，相隔遠，噓噓聽不真。二人說罷不怠慢，竟奔西廂房內行。他倆還未將房進，又聽『吡』的響一聲，大概是要了一個嘴，好喪氣，我們最忌這一宗！心裡說：『爽快前去瞧熱鬧，活春宮兒倒有情。』他倆剛然將屋進，我就溜在窗外聽。

刮破窗紙向裡看，則見那：婦人牀上不消停。卻原來，牀上還躺一男子，倒像酒醉一般同。婦人手拿一竹筒，猜不透要作何事情。地下男子渾身戰，兩手攥定一瓷瓶，慌忙遞在婦人手，不知何物裡邊盛。又見婦人一伸手，將醉漢，脖項攥住在懷中。這可是，背著身子臉朝裡，我在外面看不真。忽聽那，牀上之人一聲喊，手又刨來腳又蹬。牀上鬧夠多的時會，總不聽他哼一聲。婦人這才將牀下，眼望那，地下男子把話云：『暫且你快躲出去』，男子答應向外行。我就連忙一旁閃，黑暗之處隱身形。我心想：等著睡覺好下手，偷些錢鈔賭輸贏。等了不過一更鼓，忽聽房中出浪聲，殺人動地他嚷起：「大爺暴病喪殘生！」又則見，那個男子也來到，還有男女人幾名，一齊哭喊把「大爺」

叫，猶如鬧喪一般同。我瞧光景難下手，賭氣回到破廟中。

不知後來怎麼樣，天亮我就出了城。老馮啊，人人都說有報應，老天行事太不公！」老馮聞聽把吳爺叫：「你的言詞理不通。暗有神鬼明有王法，瞞不過地啞與老天響。」吳二爺聞聽老馮話，帶怒開言把話明。

吳二聞聽酒舖子掌櫃老馮之言，不由他的濁氣上攻，說：「老馮，你說有報應，這件事明明我親眼見的，是謀死的，殯也己都出咧，難道他還打墳裡頭刨出來，喊了冤不成？這報應在哪一塊？你說這天爺可就不公道咧。多只咧，像這事情，你該報應不該報應啊？單單的和我作對，專在我的身上鬧報應！」

老馮說：「吳二爺，老天爺又報應你什麼咧？」吳二見問，說：「怎麼不是在我的身上鬧報應呢？我光在你這耍了有六十場兒咧，那一場你見我贏過錢？我的注一下，就是人家的定咧。你擱的注，大小點總他媽的趕不上，又是你沒見過的生鐵球、官八奇，擠了我個五奪十，樂了我個事不有餘。趕著把骰子，我就抄起來，嘩啞，往盆子裡一擲，低頭向盆子面一瞧——好，氣得他媽的我吃放了一個出溜子屁！趕了他娘的仨兒六、倆么、一個二的個齜牙子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？現見我是偷了來的錢，怎麼不是報應呢？」

且說劉大人在外間屋桌子上躺著，並未睡著，他二人的言詞句句全都聽見咧。不由心中暗想，腹內講話。

這清官，外間屋中並未睡，吳二言詞聽得明。腹內暗自沉吟想：卻原來，有這緣故在其中。本府既然得真底，哪怕他倆不招承？明早回衙創填驗，完結此案，保住本府這考成。如若墳中無緣故，吳仁豈肯善容情？按下大人先不表，再整屋中兩個人。將酒吃完也睡下，一夜無詞到天明。老馮起來忙開板，裡外打掃手不停。大人也就忙爬起，餛飩筐手中擎。眼望老馮來講話：「另日

再謝這高情。」

大人說罷向外走，一直還順舊路行。幾里路程不多敘，又進江寧聚寶門，越巷穿街也拉倒，府衙就在目下存。依舊還打後門進，內廝接爺獻茶羹。張祿兒，筐籠裡面留神看，瞧光景，連個張兒也無開，賣不行，內廝不由心中喜：該我開齋是真情！內廝正然胡盤算，大人開言把話云：「快把饅饅端下去，交與廚子那李能，留著本府零碎用，省得買去又花銅。」內廝聞聽撇了嘴，賭氣答應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大人不點饅饅數，怕的是，廚子偷吃了不成。」劉爺聞聽說「不用點，難道說，賣了一天還記不清？二十個饅饅賣了一個，還是除去沒給銅。瞧起買賣真難做，難為我，許多鄉親在北京城，終日間，『硬面饅饅』直聲喊，端著個筐籠像游營。瞧來不如去登確，一月准剩兩弔銅。就是挑水也不錯，全仗腿快把主戶供。那家有紅白的事，頭兩天，就像把齋一般同，腹內陳食全化盡，單等主家叫一聲。領到廚房去吃飯，算他中了計牢籠，乾飯至少十二碗，合起來，細米平斛有二升，還得四碗雜燴菜，吃一個，意滿心足腆肚行。」大人說罷買賣話，又叫那：「張祿兒留神要你聽：快些傳出速預備，本府要刨墳相驗被害人！」